

虛實第六 HSU SHIH (Weak Point and Strong) VI

戰鬥貴立於主動地位，避實擊虛，與因敵變化，以決策制勝。唐太宗說：『朕觀諸兵書，無出孫武；孫武十三篇，無出虛實。夫用兵識虛實之勢，則無不勝焉。』

孫子曰：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

大凡先於敵人到達戰場，一切準備完善以待者，爾後在作戰上就極順手（佚）了；反之，後於敵人到達戰場，慌慌張張，須出而求戰，那就極麻煩（勞）了。故善戰的良將，老是在未戰之先，先到戰場，立於主動地位，使敵闖進我方，供我宰制；而不陷於被動地位，闖進敵方，中敵奸計。

證以作戰綱要

【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】這項在戰術上解為：是強調防勢的有利，或攻勢防禦的必要，固是不錯；但有人以為：更進一步，做戰略上的解釋尤為恰當，即『先處戰地』，為先到戰地，據守要點，築好工事，立於主動地位而待敵，那麼就與後文『致人而不致於人』，首尾一致了。

作戰綱要說：『作戰必須立於主動地位』。又說：『當定決心時，須對敵立於主動地位，力求獲得動作之自由，尤須出敵不意，最為要緊；倘一陷於被動，必致始終追隨敵人，而歸於失敗。』又說：『戰鬥之主眼，在能確保主動之地位，並出敵意表，於敵預期之地點與時機，予以澈底的打擊，而達成戰鬥之目的。』正是同一旨趣。

李衛公的評語

【致人而不致於人】人指敵人，致同至或到字意。其要義是說立於主動地位以宰制或支配敵人，不可陷於被動地位為敵人所左右。李衛公說：『千章萬句，不出於致人，而不致於人而已。』鬼谷子說：『實貴制人，而不貴制於人。制人者，握權也，制於人者，制命也。』老子說：『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』

能使敵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敵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故敵佚能勞之，飽能飢之，安能動之。

大凡能使敵人自進於我所預期的地區，供我殲滅，則在使其判斷這種動作的有利，就虛實說：為示敵以虛；又，我的陣地，不欲敵來攻，而所以能使之望而生畏，不敢來攻，是使其感覺來攻時有覆滅之害，就虛實說：為示敵以實。至於敵人先佔有利地區，戰備完成時，即欲以彼之佚待我之勞時，則要誘之以利，使彼唯我追隨，疲於奔命；又，敵人於糧食等物充實時，則宜採取遮斷其運輸線，或別働隊燒燬其糧食儲藏庫等手段，陷彼於饑餓，

以削喪其鬥志。又，敵人安定時，即佔有利的據點，或安於警戒部隊的掩護而行動或休息時，或據守堅固的陣地時，則宜破壞或襲擊之，使彼不得安定，為我所左右。（要之，這是說不論在任何場合之下，常要以主動地位去支配敵人，擾亂其備戰，摧毀其鬥志。）

一個空軍戰略

本節所說『佚勞』、『飽餓』，『安動』三個原則可做為現代游擊戰術原則，或空軍戰略原則。方今空軍的作戰，主要的以大編隊的轟炸機連續轟炸敵軍敵地（如陣地、倉庫、工廠、交通線等）；這樣，實足以『勞之』，『餓之』，『動之』，而達目的。孫子的戰理，至今竟可運用於空軍上，真是偉大！

出其所必趨，趨其所不意；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；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

敵人預想為我必攻的方面，或為我攻擊所不能忽略的方面，敵必應我攻擊而進出防禦；對於這方面，我就要派遣一小部隊進出，俾敵誤認我的意圖。同時，我則另使用大兵力向彼所不顧慮的方面——弱點（虛），而猛攻粉碎之。我行軍千里之遠，沒有感到任何疲勞危險，是由行於沒有敵人之地（不設防之地）或行於敵人抵抗薄弱之點，兵不勞而破敵通過。又，攻而必取的，是由於攻擊敵人不施防守的地區，或防守不固的陣地，即出乎敵的意表而攻其弱點。守而必固的，是由於守著為敵人不敵進攻擊的險要，或守著為敵人怎樣攻擊都莫可奈何的要塞，以至以攻擊而守，或以機動而欺騙敵人，或遠離陣地而戰等，使攻者無從達到目的。

【出其所必趨，趨其所不意】二其字均指敵人。出字為遣兵進出意。前趨字，意謂敵軍進出防禦，後趨字，意謂我出兵攻擊。要之，這項是說捉敵弱點而攻擊的，這種戰法，歷代名將多用之。

歷代名將皆是擊虛

亞歷山大王以寡兵破波斯的大軍，是由於洞察敵的弱點，而加以突擊的，即大王巧於搏敵陣之翼，更搏其背面，而施行包圍攻擊。漢尼拔的攻擊點，差不多與彼同樣。愷撒亦為窺破敵的弱點而攻擊之，如發見敵的弱點在左翼，則以彼の右翼攻擊之。

腓特烈大王以彼精練機動的部隊，攻擊敵的弱點——主要的側面，而博善勝。拿破崙有時擊中央，有時擊翼。要之，都具捕捉著戰術上的弱點而傾注全力以破敵。

又，日本海的海戰，東鄉艦隊對於分為二列縱陣而來的俄艦隊的先頭，是壓迫包圍其不備而薄弱的一點，向之集中砲火。

伐義仲的戰略前進

【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】看來似是無味平凡的言詞，實則說做戰略的前進時，選擇進路的重要。例如，日本戰國時代，源義仲跋扈京都，大逞橫暴，賴朝使其弟範賴、義經往討之，這枝兄弟之軍，進出於名古屋，更要西進時，範賴的主力軍乃通過美濃近江路，以瀨多為目標而前進，但義經軍一轉而經伊勢、伊賀，指向京都的南方宇治；這樣，義經軍在途中，如行

無人之境，一瀉千里，一日行軍約七十里，很快地到達宇治，結果攻擊義仲為從宇治方面而宣告成功。這偉大的戰略前進，即是孫子所謂『行於無人之地』。

又如鄧艾之越陰平，拿破崙之越阿爾卑斯山，亦為最恰當的例證，尤其于此使我聯想到今日飛機的飛行於天空，真有『行於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』之概。像二次大戰中美國超空堡壘攜帶原子彈投擲於廣島長崎的成功，就是由於空中未遇敵機，否則那有這樣輝煌的成功？美機真巧『行於無人之地』！

現代戰的攻守

【攻而必取，守而必固】在現代的運動戰、陣地戰、要塞戰上，攻者往往先以大隊飛機的轟炸與大砲的轟擊，使政方的兵員工事幾乎燬滅之後，方用戰車掩護步兵進攻，其間尚有飛機大砲的掩護，並阻止敵軍的增援，以期攻而必取。守者欲『守而必固』，固須構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，最重要的還要擁有強力的空軍，將敵機擊敗，並協同砲兵燬滅其砲兵與戰車部隊或重兵威脅其側背。

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

故長於攻擊的將帥，由於企圖動作的祕密，足令敵人不知怎樣防禦；同樣，長於防禦的將帥，由於虛實的不露，足使敵人不知從何而攻擊。

軍形篇說：『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。』可作為此二原則的註腳。這是一個『神韻縹渺的戰略』（大場彌平的評語）。

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，故能為敵之司命。

虛實的法則，已如上述；至於實地運用，則要因時、因地、因敵制宜，其微妙神秘，至於無形無聲，為筆墨口舌所不能形容；故對此有深造的良將，實操著敵人生死之權。

東方哲理

這一節的哲理，是東方哲聖的蘊奧。老子說：『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；博之不得，名曰微；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繳，其下不昧。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為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』莊子說：『一言而足，終日言而盡道；言而不足，終日言而盡物；道物之極，言默不足以載，非言非默，義有所極。』孔子說：『「參乎！吾一道以貫之。」曾子曰「唯」』。文殊師利於答維摩詰問不二法門說，『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不二法門。』妙喜說：『道與物至極處，不在言語上，不在默然處，言也不載，默也載不得。』他們這樣的一致，實為西方學者用科學方法分析哲理所無的特點。

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

當進擊敵人時，能使敵人莫能抵抗我，是由我衝擊其虛隙——沒有佈防之點，或守備薄弱之點。至退卻時，能使敵人莫能追及我，是由我退卻時企圖的祕密，行動的迅速。

以作戰綱要為證

作戰綱要說：『攻擊愈能出敵不意，其成果亦必愈大。』又說：『攻擊之重點，依狀況，尤依地形之判斷定之，通常指向敵之弱點，或其最苦痛之方向。』這與本節所謂攻擊的意義相同。同書又說：『退卻之主眼，在能迅速與敵隔離。』這和孫子所謂退卻，若合符節。又，近代軍隊在戰場上的退卻，都是置有掩護部隊拒敵，俾得安然後退。其次關於追擊敵人的退卻部隊，同書說：

追擊之主眼，在迅速捕捉敵人而殲滅之（中略）。軍長以下各級指揮官之獨斷專行，與放膽行動，實為收獲偉大效果之要件。當將敵擊退時，步兵須迅速移於追擊前進，始終與敵接觸，使其主力無脫逸之機會，尤不可為敵一部之抵抗所抑留，應將我之大部，勉力速向敵之側方，或其間隙突進。

這可作為從反面解釋本節的有力參考資料。

軍隊要摩托化機械化

惟於此要注意的：在現代戰場上，進退欲速，有待於軍隊的摩托化，否則，徒步而行，退固遲，進亦遲。例如日軍過去在我國戰場上的行軍，往往進用汽車，退亦用汽車，而我軍僅用兩足，故在前者則使我措手不及，在後者則使我徒喚莫奈何。哦，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重嗎？此可見我今後的建軍非向摩托化，機械化的大道邁進不可。



證以魯氏戰理

魯登道夫氏在其全體性戰爭中，關於衝虛說：『用兵之際，主將先審察敵人弱點所在，集中力量以攻之，以求勝利，此謂用兵之重典。』又說：『戰事關鍵，又視其戰術上與戰略上之巧妙，此在小戰與大戰中，無處不然。所謂戰略與戰術的巧妙，即在造成一種可以利用敵人所犯弱點之處而攻之。在坦能堡之戰中，可以證明，不特大挫敵人，且可保全自己實力。至於最廣闊之戰略的包圍，最後亦須在某地點上，作一種戰術的攻擊，使敵人被迫之翼，因而後退，再加上餘力，以助其圍攻，可使敵軍雖欲退卻而不可得。其有與此形勢相似者，即敵人陣線中忽得一虛隙，包圍者乃得間深入而制之。此為余在坦能堡戰中所採之方略也。處此情況中，應先在戰術方面集中火力於敵之內翼，使彼此不能相顧，乃生出漏洞，吾軍可乘隙而入，彼之漏洞愈大，我乃可截斷而宰割之。』關於退卻說：『兵家每視退卻為受戰略支配不得已而出此者，故羞言之。但依實戰之經驗而說，苟其部隊對於其指揮者有絕對之信仰，雖作普通之退卻，未必有損於軍隊向前之勇氣，其後退也，以平日預備有素而整然有條，果如此者，雖後退無害。有時軍隊在戰勝之後，竟放棄戰線，退至自身之根據地，不獨陸軍為然，海空二者亦復如是。雖然，後退之結果，為放棄陣地，可以大影響於戰事之士氣，此不可不注意者也。』又說：『依實戰經驗言之，陸地上之被追擊者，其行動較勝利皆為迅速，以被追擊者常可用極少之器材，阻止追擊者之前進，而其大隊人馬乃有從容退卻之餘。』以上可當為孫子此節的註解。而為退卻之反面的追擊，魯氏力主窮追說：『在今日而言窮追，較昔為易，以空上則有飛機，陸地則有自動車隊及鐵甲車隊，可以在側面及正面襲擊敵人。然而敵人仍能對此追擊者，設為種種障礙，阻其前進，如軍民之召集，如自動車部隊之使用，與夫號召人民使為堅壁清野之舉，使勝利者雖欲盡勝利之果而不可得。然正惟其如是，勝利者尤應用其全力於窮追，以盡收勝利之效，因最大成功，即在眼前也。就海上與空

中言之，應竭汽鍋及摩托之最大速率而用之，俾得完全殲滅敵人。』此亦與孫子在九地篇所說：『千里殺將』的意思相同。

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戰，雖畫地而守之，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故我欲與敵決戰，敵人縱高壘深溝以固其守，採取持久之策，結果不得不與我交戰，是由我分兵攻其弱點或最苦痛之點；又我一時為避免與決戰，縱不設防而守之，好像僅在地上畫了一條線，卻足以使敵人束手無策，不敢與我作戰，是因使敵進則懼墮入我詭計中，與其原來的願望相反。（例如諸葛亮對司馬懿所用的空城計）此句尚有另種解釋：我不欲出而與敵決戰，僅佔領著某種地點，選擇地形（畫地意）而配備兵力，不設堅固的深溝高壘，而使敵不敢與我戰，即不敢進擊，是因我在其所佔領的地區，具有戰略上的要機，足以牽制敵軍的行動，即現代兵學上所謂的戰略側面陣地。

本節要義，是由我知敵虛實，敵不知我虛實的結果。【畫地而守之】為不構築防禦工事的形容詞。【乖】為背，不符，相反意。【所之】之字，為往，進意。

故形人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；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則我眾而敵寡，能以眾擊寡者，則吾之所與敵者，約矣。

故我示形（攻防之形，如佯攻，偽裝工事等）於敵人，但非我的真形（真虛實），於是敵人誤判於斷，分散其兵力，而我的兵力卻可集中；換言之：我的兵力能集中於一點而使用，敵的兵力非分散配置於十處或多處不可；這樣，我便可以用十倍兵力攻擊敵比我僅有其一倍兵力的一點，即形成我的兵力占優勢，而敵的變為劣勢，而能運用這種『以眾擊寡』的戰法與敵作戰，那就容易地戰勝敵人了。

【約矣】約字有各種解釋：（一）約是少數，即敵少數意；（二）約是節約，可以節約我兵力；（三）約是要點，即攻擊其要點；（四）約是敵方成為少數，而我方成為大多數等等。但依編者的研究，約是簡易或容易意，即說我以優勢的兵力攻擊劣勢的敵軍，那就可以容易地戰勝敵人了。

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則敵之所備者多，敵所備者多，則吾所與戰者，寡矣。

這是把前文稍做具體說明。例如我欲進而攻擊敵地，為敵所不知道，（由我企圖的秘密）敵因為不知道，乃左顧右盼，茫無頭緒，到處分兵防備，陷防綫於廣泛與稀薄；這樣，則準備與我戰的敵軍，在我軍當面的兵力，就便成為寡弱了。

故備前則後寡，備後則前寡，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，無所不備，則無所不寡；寡者備人也，眾者使人備己也。

敵人因不知我企圖的結果，故對於兵力的運用，多備於前面，則後面的兵力陷於寡弱；多備於後面，則前面寡弱；多備於左，則右寡；多備於右，則左寡；弄至各方而皆備，則各方面皆寡。要之，這樣寡弱者，是因自己失去主動地位，受敵所擺弄而多方防備的；反之，集中雄厚的兵力，立於主動地位者，可以使敵備我，依我的意志而指導戰鬥。

日軍違反孫子而致失敗

日本軍人在二次大戰中，其勝利固由於抄襲孫子，而失敗亦由於違反孫子，或誤用孫子。以他有限的兵力，除用以防衛本土外，還散佈于中國大陸，南洋群島及安南緬甸等地，其戰場之廣，戰綫之長，為有史以來所未有。即他無所不攻，則無所不備，無所不備，則無所不寡，故一遇盟軍反攻，則無所不敗。你看他在緬甸及瓜加林、塞班、關島、帛琉、菲律賓、硫磺、琉球等地的失敗，其失敗那麼快，莫非由於兵力分弱。所以孫子的原則是不可違反的，違反必失敗。日本軍人如再拿起孫子時，不知將作何感想！

故知戰之地，知戰之日，則可千里而會戰。

能夠預知何地為與敵必戰的戰場，又預知何日為與敵交戰的時期，於是，在某地某日便可準備完成，這樣，縱遠往千里之外與敵會戰，都可以『不殆』。

史記孫臏傳載：『……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，馬陵道狹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樹白而書曰：『龐涓死於此樹之下』，於是令齊軍能射者，萬弩夾道而伏，期日，暮見火舉而俱發，龐涓果至斫樹下，見白書，乃鑽火燭之，讀其書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大亂相失。』這是孫臏知戰地與戰日，龐涓反之。

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則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後，後不能救前，而況遠者數十里，近者數里乎？

反之，不諳敵情，沒有預知與敵會戰的戰場和時日，於是在某地某日毫無準備，倉皇地與敵會戰，弄至敵人攻我右翼，則不能調左翼部隊以相救；敵人攻我左翼，（亦可解為左翼趨往相救），則不能調右翼部隊以相救；敵人攻我後面部隊，則不能調前面部隊以相救；敵人攻我前面部隊，則不能調後面部隊以相救（均因被截斷）。何況部隊之間遠則隔離數十里，近則隔離數里麼？（按古代戰場上部隊間距離很短）那當然不能協同動作，以相救援的。

與敵軍（假想敵）交戰的戰場及時日的調查算定等，原在平時，已要準備完成；至出師後，則更要搜索偵察，以求準確，自不待說。其次關於部隊必須協同一致，方能制勝，古今不變。又關於調兵相救一點，現代以有飛機、汽車、火車、兵艦等工具以供運輸，即遠在數百里，亦可很快到達，已不同古代那樣的遲滯了。

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雖多，亦奚益於勝哉？

要之，勝敗的決定，基於明瞭敵的虛實，極用兵之妙者，敵兵雖多，亦不成問題。故以我的觀察，越國的兵力雖此我多，但使其多備，豈能勝我嗎？

【吾】有書為吳。俱下平，同音。意義亦通。【越人之兵】吳越是世仇，這書，孫武為獻於吳王闔閭而作，故特提及，以期打動吳王。至可注意的：孫子自篇首至此，其間未用過一個固有名詞或一段史實，老子八十一章的全卷中，沒有用過一個固有名詞與史實，所以有人說：老子是反歷史主義者；孫子的文法酷似老子的很多，但自此後，卻使用好幾個固有名詞。

故曰：勝可為也，敵雖眾，可使無鬥。

依於上述，故可以說：勝利之事，倘若敵軍不知我的虛實，當然可以由我造成，敵軍縱怎麼多，也可以使其不能發揮協同一致的作用（即敵不知戰地戰日，弄至『無所不備』之故）。

有人說：軍形篇說：『勝可知而不可為』，這裏乃說：『勝可為』，豈不是矛盾嗎？不，軍形篇說：『不可為』，是指實的敵人，（只得待其自然生虛，然後擊敗之），這裏說：『可為』，乃指虛的越軍，不知戰地戰日的越軍，決不會矛盾的。總之，我們研究孫子學理，決不可以詞害意，作呆板的解釋。

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作之而知動靜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。

我與敵相對立，欲探知敵的虛實，約有四種方法：第一、先考究彼我的情況，戰場及敵的當然行動，而推知利害得失；第二、漸漸與敵相見時，則用盡一切搜索偵察的手段，以看敵人對此所引起的動作，而判知其動靜，即敵人有何種企圖；第三、為準備與敵戰鬥，乃施以具體之形（配備），即作兵力的運用，這時乃努力偵察判斷地形，以便明瞭那個地點為生死所分的重點；第四、這樣還不足，則更試行小小衝突，以暴露敵的兵力、配置及企圖，從而較量彼我兵力，以辨知我兵力，果是有餘抑或未足？

【策之而知得失之計】策是占筮用的蓍草，轉用為推定或推測意。這項是說對於彼我的情況，戰場及敵的當然行動等，作慎密攷察後，以判定利害得失。

以作戰綱要為證

此項具有首先著手判斷一般敵情的意義。作戰綱要說：

『為期指揮適切，須不斷判斷狀況。然狀況判斷，以「任務」為基礎，綜合「敵情，地形，我軍狀態，及天候氣象」等各種資料，而加以較量，積極決定「完成我任務」之有利方策。關於敵情，尤其是「敵之企圖」，雖然不易明瞭，然依軍隊自己蒐集之情報，及由他方面所得之各種資料，並與敵之國民性，編制，裝備，慣用戰法，指揮官之性格，敵軍之特性，及當時之作戰能力等，綜合研究，依戰術上正當的著眼，由多方面判斷敵人，可能之行動，更於其若干可能之行動中，更進一步，考慮其「實現之公算較多」，及「與我之利害較切」之行動。則其判斷當不致大誤。』

【作之而知動靜之理】作是引起意，比推定更進一步；憑用直接搜索偵察的手段以引起敵人對此的動作，又看敵人對此的處置，以判別其採取其種行動。

作戰綱要說：『行搜索時，不問兵力之大小，須努力以積極手段，迅速達成其目的，但須注意勿為敵之欺騙手段所惑為要。』且本項是指近距離搜索的，又如同書說：『近距離搜索，乃為各級指揮官收集「戰術上之部署及戰鬥指導」，接敵愈近，其搜索愈周密。此等搜索，以騎兵及機械化部隊為主，飛機為副，迨與敵接近，則各部隊亦宜自行派遣斥候，或小部隊，以實施搜索，近距離搜索若能善用便衣偵探，以為補助，常可獲得充分的效果。』

【形之而知死生之地】形是戰鬥實施已迫的運用兵力，即所謂配備；死生之地，是辨別怎樣的地是死地，或生地，即勝敗所分的重點。要之，這是就戰鬥前的搜索而說的，與作戰綱要此條相當，是：『戰鬥前之搜索，其主要目的在一使戰鬥部署適切，及爾後之戰鬥指導有利。』

【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】角即角逐、角力的角。這項是憑戰鬥搜索，戰鬥實施，以得愈加明瞭敵情，而應機使用適切的兵力。作戰綱要說：『戰鬥間之搜索，繼續戰鬥前之搜索行之。其主要目的，在為「各部隊之戰鬥實行及上級指揮爾後之戰鬥指導」求得必要之資料。又敵之兵力及配備，常因「實行戰鬥」而暴露，有時更可依戰鬥，而得窺知敵軍之企圖，故須細心伺察之。』

孫子以上所述，條理井然，實與現代的搜索順序一致，其故由於古往今來的戰鬥經過，沒有多大差異。

吳子說：

夫總文武者，軍之將也，兼剛柔者，兵之事也。凡人論將，常觀於勇；勇之於將，乃數分之一耳。夫勇者輕合，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。

這也是和孫子的論調一致的，即是說要經過策、作、形、角等，方可與敵會（合）戰。

故形兵之極，至於無形，無形則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。

良將用兵臻於極致（神妙）之境，千變萬化，沒有一定的形式（等於無形）；這樣，縱是眼光精深的間諜，（亦有解為，深入我方的間諜）也無從窺知我的企圖與虛實；縱是智慧超常的參謀，也無從發制我的奇謀。

【形兵】為向敵示我的兵形，即用兵，或運用軍隊作攻防的部署配備之意。

老子說：『明道若昧，夷道若類，進道若退……廣德若不足……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』

因形而措勝於眾，眾不能知；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；故其戰勝不復，而應形於無窮。

因敵之形，即因敵之虛實情形，以決定戰法，而為部下兵眾贏得勝利，但部下兵眾卻無從了解其所以然之理由，即不明為何得勝的理由；戰後，一般人憑著戰蹟等等得知我以這種陣地、這種戰法而制勝，至說到為何採取這種陣地戰法，以制勝的理由，卻沒有一人能夠知道。因為良將不把同一的戰勝方法，做二三次的反覆使用，而是完全因著敵人千變萬化之形，運用適切的戰法以制勝。

The general makes his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positions of the enemy and puts his hosts in motion; but the multitude cannot appreciate the general's intention; they see the signs of victory, but they cannot discover the means. (C)

【措勝於眾】措勝應解為決定戰法，以取勝意。【制勝】為制敵取勝，亦有解為製造勝立意。【應形無窮】是說因著敵人的無窮變化之形。原來戰史、戰略、戰術及平時訓練的諸原則，諸法則與諸制式，不過死物而已，而能活用與否，就是名將與凡將之所由分。岳武穆氏說：『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』，正此之謂。還有本節所謂『眾不能知』及『人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』，皆因他們（眾人）兵學知識及戰爭經驗的不足。益以良將運用的機密巧妙和千變萬化，那更足使他們莫明其妙了。

魯登道夫氏說：『凡為領袖者，不應為理論的試驗所束縛，且尤不可抱一成不變之計劃，以為可以應敵。』

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

原來兵力的運用，可取象（似）於水（水與兵是建立於同一的原理上），蓋水的性狀避高處而向低處奔流，兵力的運用，亦在避敵之實而擊其虛；又，水是因著地形的如何而成種種的流形；兵力的運用，也是因著敵情的如何而臨機應變以制勝。

哲理與水

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很喜歡用水以喻其哲理。除孫子外，老子說：『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以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』又說：『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』莊子說：『平者水停之盛也，其可以為法也。』又說：『水靜則明，燭照鬚眉，平中準，大匠取法焉；水靜猶明，而況精神？聖人之心平靜，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鏡也。』孔子說：『夫江河長百谷者，以其卑下也。』又說：『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，似德；其流也埤下，裾拘必循其理，似義；其洸洸不涸盡，似道；若其決行之，其應佚若聲響，其赴百仞之谷不懼，似勇；主量必平，似法；盈不求概，似正；綽約微達，似察；以出口入，以就鮮絜，似善化；其萬拆也必東，似志；是故君子大水必觀焉。』孟子說：『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，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』又說：『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頽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豈水之性哉？其性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』

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；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

所以每次用兵（每戰）沒有一定的形勢，恰如水的性狀沒有一定的流形，能夠因著敵情變化，運用兵力及戰法以取勝利的將帥，叫做神明。

孫子為說明虛實，而以水的性狀譬喻之，真是中肯而趣味之言。但從『因敵制勝』，與『因敵變化』等句看來，似乎孫子放棄自己的主動地位，實則不然，孫子不是於本篇之始，以『致人不致於人』為大前提，而定虛實的用法嗎？足見依然以堅確的意志，實現自己的企圖，絕不放棄主動地位。

故五行無常勝，四時無常位，日有短長，月有死生。

依於上述，兵力的運用，是變化無常，沒有一定的，正像五行的運行。也沒有那一種能夠常勝的，即有勝必有負，木勝於土，卻負於金；火勝於金，卻負於水；土勝於水，卻負於木；金勝於木，卻負於火；水勝於火，卻負於土；（因其如何配合，而生勝負）。又，好比春夏秋冬的四時，也是不斷變動的，沒有那一種能夠經常停止於某一階段；又，好比晝間有長時（夏長），也有短時（冬短），一月之中有死日，也有生日。

Among the five elements there is no settled precedence; the four seasons come and go; the days are long and short and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(so in war, there is no fixity.) (C)

五行之說

【五行無常勝】據北村佳逸於此曾附帶下了這一個解說：『五行說，係從易經的深奧哲理而派生的學說，附以迷信，更為奧妙，因為奧妙、神祕，所以從周末，便蔓延到戰國，又從戰國而流傳到漢代，一時代比一時代繁盛。迄至所謂陰陽家的異端學者出現，于周易之理，配以曆法，又加上自然現象以立說，一時風行，從之者榮，背之者衰，一直發展到算命（如人生的壽夭、富貴、貧賤等）擇日（如結婚、開張、旅行的吉日等），成為一家之說。其在日本，於平安朝以後，極為隆盛，縱至今日仍有多少信仰者，尤其從事冒險事業的人如船員、投機家、旅行家、政客至軍人等，其信仰的程度更強。』但孫子於此決不是提倡迷信的五行之說。

生死考證

【月有死生】此句一般學者向註解為『月有盈虛』或『月有滿時，亦有缺時。』這都是錯誤的。它原為周曆制中的二段，即死是『既死霸』，生是『既生霸』。據王國維生霸死霸考說：『周人月行四分制；曰初吉，曰既生霸，曰既望，曰既死霸，與近人之星期相類。』又據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說：『余覺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，凡四：曰初吉，曰既生霸，曰既望，曰既死霸。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，一曰初吉，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；二曰既生霸，謂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；三曰既望，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也；四曰既死霸，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於晦也。』

相對論辯證法

孫子在這裏用『五行』，『四時』及『日月』等自然界的變化原理，又為相對原理（非絕對的）來指示吾人的用兵，真是不朽之論。西方學者批評克勞塞維茲的名著戰爭論是『一貫地用輝煌的辯證法寫成』。而孫子寫成這部傑作，我亦有同感，他日有暇，當作『孫子的辯證法』一文。原來用兵有虛有實，有實有虛，沒有絕對的虛，也沒有絕對的實，要能變化制宜，不可拘於一端。故知此而能以實擊虛者，或以虛而使敵認為實者，必可取得燦爛的勝利。

虛實 奇正者為虛實之形 而奇正者體虛實者用也			
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		衝其虛	兵形（象水）
凡兵者 故善戰者		進而不可禦-攻其所必救 退而不可追-乖其所之	避高而趨下-水因地而制流 避實而擊虛-兵因敵而制勝
致人	不致人於（我實而彼虛）	故 形人而 我無形	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
利之-能使敵人自至者 害之-能使敵人不得至者	行千里而不勞者 行於無人之地者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 守其所不攻也	則我專而敵分 能以衆擊寡 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敵所備者多 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 備左則右寡 備右則左寡 無所不備則無不寡 寡者備人 衆者使人備已	能因敵變化而取勝
故 敵佚能勞之 飽能饑之 安能動之 出其所不趨 趨其所不意	故 善攻者-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-敵不知其所攻	故 知戰之地 知戰之日 千里會戰 不知戰地 不知戰日 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左 前不能救後 後不能救前	
此轉實為虛之法 而致人之術也	故 至於無形 至於無聲	勝可為 敵雖衆 可使無鬥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形之而知生死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	
	致人之極致	故 形兵之極者 無形也	
為敵之司命		深間不能窺 知者不能謀 因形而措勝於衆 戰勝不復 應形無窮	